

闲话“洋火”

□ 唐瓦当

宋陶谷所著《清异录·器具》中叙述:“夜中有急,苦于作灯之缓。有智者批杉条,染硫磺,置之待用。一与火遇,得焰燃。既神之,呼为‘引火奴’。今遂有货者,易名‘火寸’”。元代陶宗仪的《南村辍耕录》也记录了南宋杭州人使用“取灯儿”:



大凡舶来品,国人都会加一个“洋”字,如洋灰、洋锹、洋蜡、洋车子、洋炉子、洋铁壶等等。洋火,华北地区大部分原本叫“洋取灯儿”,后来干脆叫“取灯儿”。

中国古代,约在南北朝时期,人们就会用薄片的木片蘸上硫磺,并以火镰、火石刮擦引火花来点燃火绒,然后用蘸有硫磺的木片点着引火,这个木片就叫“取灯儿”。

文康号燕北闲人,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,满洲镶红旗人。其实西方的火柴在道光年间已经引进大清了,但还远未普及,只是作为宫廷用品供奉,算是西方的“贡品”,所以民间仍用老祖宗的“取灯儿”。

后来火柴大量进入中国,成了普通百姓人家的日用品,所以人们又叫它“洋取灯儿”,后来去掉了“洋”字,依旧叫“取灯儿”,

继而又称之为洋火,洋火国产,直接叫火柴了。过去家里的洋火消耗很大,加上经常返潮成为废品,所以都是成包地买。

除了“洋火”,男孩子们还会把子弹壳、铁丝用细绳拴在一起,做一种砸炮,弹壳底部装满洋火火药,然后抛出去,由于重心的问题,铁丝充当了撞针的作用,落地的瞬间也会“啪”的一声响,没有防备的人们,

孩子们不仅糟蹋洋火,连洋火皮儿都不放过。使用过的洋火盒,他们把封面撕下来,就成了一枚“火花”。孩子们通过用手拍,使其翻面论输赢,这种玩法,用烟盒叠成类似猪蹄的“三角儿”,评书里的古代“毛人儿”画片儿都可以,规则与玩法和现在孩子们玩的“烟卡”(硬烟盒将烟标朝

外折叠成卡片状)差不多。洋火皮儿按价格、品牌和稀有程度分面值若干等,常见的“河北泊头”最便宜,彩色图案的最贵,因为不好淘换,都是家人出差从外地买回来的,数量极少。我曾经有过一套彩色的《红楼梦》,结果输掉了,让我惋惜了很长时间。

前几年我到滦州古城东城门附近溜达,发现一家小店,叫“姜女孩的小火柴”,店名奇特,里面都是各种高档洋火,盒上的图案五彩缤纷,绚烂夺目。我买了几盒回来,却再没有了儿时的那股兴奋劲儿。

早晨骑行时,我们在北河的西岸偶遇几棵自生自长的樱桃树。大家当然不会错过大自然的馈赠,于是停车驻足,采摘这晶莹剔透如红宝石一般的樱桃,边吃边笑,像一群贪嘴的儿童。

我灵机一动,决定做做祝福考生高考成功的水果拼盘,为他们擂鼓助威。回家后,我用胡萝卜片做向日葵的花盘,玉米粒做花瓣,野草叶子做枝叶,把樱桃整齐摆成红旗,一根葱叶做旗杆,再用胡萝卜做出光芒四射的太阳,一盘“旗开得胜,一举夺魁”水果拼盘做成了!

(刘红娟)



微生活

6月3日

早晨骑行时,我们在北河的西岸偶遇几棵自生自长的樱桃树。大家当然不会错过大自然的馈赠,于是停车驻足,采摘这晶莹剔透如红宝石一般的樱桃,边吃边笑,像一群贪嘴的儿童。

我灵机一动,决定做做祝福考生高考成功的水果拼盘,为他们擂鼓助威。回家后,我用胡萝卜片做向日葵的花盘,玉米粒做花瓣,野草叶子做枝叶,把樱桃整齐摆成红旗,一根葱叶做旗杆,再用胡萝卜做出光芒四射的太阳,一盘“旗开得胜,一举夺魁”水果拼盘做成了!

(刘红娟)

忆端午

□ 刘君君

又是一年端午,总觉得应该说点什么。可能是年岁的缘故吧,常常忆起年少的时光。时间也像极了滤镜或者美图秀秀,那些经历过的点点滴滴,都被美化成一帧帧梦幻般的美图,藏之于心,因而我的回忆,也许多少有一些失真的朦胧美吧。

我们老家端午叫“五月当午”。在我的记忆中,五月当午的前几天,我和同伴们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小心情,结伴去山上拔艾蒿。艾蒿是学名,我们俗称叫艾子。艾子长在固定的地方,比如我家泉玉坡那块地的地边。艾子年年拔,第二年去,依然长得茂盛。我们把艾子拔回来以后,像编小辫一样大致编一下,挂在门上,据说可以驱邪、驱蚊。

记忆中的另一个场景是:奶奶会找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小布头,给我们缝特别可爱又好看的小荷包。那几天,我们把荷包挂在胸前,满大街地跑来跑去,其实是去炫耀吧。还有就是跟妈妈一起包粽子啦。现在粽子的主要食材是糯米,但那个时候的主食材是黍米,也就是黏黄米,样子很像小米,但它是粘的,还有就是粘高粱米。辅助的食材就是肥肉和大枣。那时候粮食真是太少了,但是每一粒粮食都是那么的饱满,香甜。

现在想来,那时候包粽子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很有仪式感。第一个环节是爸爸去赶集,买粽叶和捆粽子的细长的马铃叶,还有大枣,爬豆和黍子米差不多都是自己种的。下一步是妈妈把选好的粽叶还有米呀、枣呀放在一个大盆里,要发泡一段时间,粽子香甜的气息,就慢慢飘溢出来了。

到可以包粽子的时候,画风是这样的:大家都抢着上前,围着大盆学包粽子。这个时候的妈妈和奶奶,都异常地有耐心,不会因为包不上而呵斥我们。我们笨手笨脚地学包粽子,每包成一个,自己先兴奋得不得了,拿着包好的粽子,在每个人眼前炫耀一番,欢快而又温馨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粽子包好了,接下来就是爸爸的任务了。爸爸要把包好的粽子小心地码到大铁锅里,然后加水,要烧很硬的柴,比如树枝什么的。要煮很长时间,隐隐的粽子的独特气息,越来越浓郁。香甜的气息萦绕着嗅觉灵敏的孩子们,在飘荡的炊烟里,在风过的枝叶间……

写到此,我竟不合时宜地想到:现在的市场上或者超市中,卖粽子的很多,却闻不到粽香味了。现在买粽子确实方便,却干瘪了想象力。我们因此而怀念过去:每一粒流过指尖的粮食,都化作了香甜的生活。

想想看,我们中国的每一个节日,都是对美食的发扬光大,“五月当午”也不例外。匮乏的年代,吃是最激发人们想象力的事情,节日因有“好吃的”而变得格外美好。童年的美好,便深陷于对一个个节日的期盼中,暗藏于准备细节的仪式感之中;童年的美好,在于我们都有一双纯真而好奇的眼睛,一点点美好,都能惊艳到我们,或心生感动,或深藏于心,这一切都变成今天的美好回忆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

养蚕记

□ 任梓华

和七龄蚕呢?”爸爸说:“因为再往后它们就会吐丝变成蛹,然后再变成蛾子了。”

刚开始爸爸每两天采一次桑叶,就够它们吃了,当它们到三四龄的时候,爸爸每天采一大袋桑叶也不够蚕宝宝们吃了。白天爷爷还要出去四处采桑叶。当蚕长到了五龄的时候,它们的饭量又明显大了许多,爸爸采一大袋桑叶,爷爷采两大袋桑叶,才勉强够它们吃一天的。这可把爸爸和爷爷累坏了,附近的桑树叶也要被他们采光了,爷爷得去很远的地方寻找桑树。

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兴致勃勃地和蚕宝宝们玩一会儿。我会拿出一只最白最胖的蚕宝宝,让它在我手上爬,那种痒痒的感觉真舒服;我还会让它贴在我的脸上,冰凉冰凉的,非常好玩。晚上我还会帮它们收拾被吃得只剩下叶脉和叶柄的桑叶残骸,清理蚕屎……每天我和爸爸、妈妈都要忙到很晚。

没过几天,有些蚕的身体变得有点透明了,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,爸爸说:“这些蚕要吐丝结茧了。”妈妈用快递盒做了一些隔板,把这些隔板插起来,蚕宝宝们就可以在这些小格子里吐丝了。但这些格子根本不够用,奶奶又贡献了三块鸡蛋托盘,爸爸又赶紧采购了两张结茧网。

这些蚕陆陆续续地停止进食,开始吐丝结茧了。它们先是寻找一个适合结茧的空间,然后慢慢地吐出一丝丝,粘在空间的壁上,从这头拉向那头,横七竖八的,看似凌乱,其实是它正式结茧前搭建的支架。它们在支架的中央选一个最佳的小空间,不断地左拉右扯,变换着身体的位置,渐渐

地,它会结出一个椭圆形的小房子的雏形。最初这个小房子是透明的,蚕在里面的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;渐渐的,房子的“墙壁”越来越厚,两天后,一个白白厚厚的茧就结成了。蚕巧妙地把自己织进了茧里,从外面完全看不到它的身影了。爸爸说,蚕在茧里睡一大觉,会变成蛹,再变成蛾子咬破茧飞出来,交配,产卵。这一两千只蚕争先恐后地结茧,地方还是不够用,于是爷爷找来一块木板,让一部分蚕在木板上吐丝,这样丝就吐成一个平面了。

妈妈说:“等这些蚕吐完丝以后,我们可以在茧的一边划开,把蛹拿出来。蚕可

以做手工,蛹可以给爷爷炸着吃当下酒菜,还可以把蚕煮一下,做蚕丝扇。”我问妈妈:“那怎么才能知道它们吐完丝了呢?”妈妈告诉我:“晃一晃蚕就知道了,如果没有声音,那就是蚕宝宝还没吐完丝;如果有声音,而且声音还很大,那就是蚕宝宝已经变成蛹了。”爸爸还说,到时候可以邀请我们的小伙伴来家里一起制作蚕丝扇,好期待我们的作品哦!

最后我耐心地数了数,蚕们一共结了两千多个茧!这个多月,我收获了知识,拥有了快乐,还懂得了什么叫责任,过得太充实啦!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我的高中生活

□ 沈庆

“四领齐”衣服,到赶新潮穿起了“小西服”“喇叭裤”……一切,都欣欣然,从冬的颓废中走向春的鲜活。

每个时代都有特有的烙印。上世纪80年代,文艺就很盛行。那时的我,愈发迷恋文学,痴得一塌糊涂。也是从那时起,我订阅了《诗刊》,也常在日记本上“创作”所谓的“诗”,朦胧而晦涩,有些语言连自己也不懂,反正就那样写出来了,感觉心境就该如此。

到同学墩子时,他叭叭迈着正步向台上走,挺着胸,昂着头,高频率地向后甩着两个长衣袖,然后站定,“呃、呃、呃”清嗓。

“我的演讲稿很短,是一首不成诗的诗,见笑,见笑。”第一个“见笑”他冲左侧同学点头,第二个“见笑”他冲右侧同学点头,然后,他双手掌心向下,做打压姿势,意欲制止同学们的笑声,这才开始了演讲。

“墩子”自然是外号,长得矮而胖,即墩粗短胖,故此得名。但墩子聪明,头脑灵活,又俏皮,课上常逗得同学们大笑。彼时,墩子声音洪亮,声音直冲房顶,又被房顶四散开来,涟漪般漾在每个人心中。“昨天,我白白胖胖;今天,我依旧这样;如果不运动,不节制,如此下去,明天,我会更胖!”说到“不运动,不节制”时,墩子仿佛咬着后槽牙进行着一场严厉的批判,然后陡然一句“如此下去”,再急转“明天”,最后,声音高亢地落在“胖”字上戛然而止,似一场完美盛大的音乐会的指

挥最后干净利落的手势顿在半空。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哄笑声中,墩子叭叭迈着正步下台了。

事后,墩子为自己杰出的“诗作”而沾沾自喜了好一阵。细想,这“诗作”,嬉皮之下,倒还真有那么一些“哲思”。也许,诗是青春的调色板吧。每个人,在青春时都喜欢生命被诗渲染出一片瑰丽的色彩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是在滦南县长凝高中的求学阶段。那所高中,坐落在长凝镇上,离我家20多里地,我开始住校。

高一时,每到回家周,我既高兴,又发愁。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一辆自行车,回家周放学时,我要步行20多里,到家时,脚走得又酸又痛。

高二时,爸爸终于给我买了一辆“二八”自行车,我那个兴奋劲如醉酒一般飘飘然。何况,我还可以骑车带同学小梦回家呢。两个青春少女,一路飞驰在田间小路上,发丝飘逸,裙袂轻扬,我们边骑行边谈论着某某老师或某某学生,说说笑笑的,不一会儿就到家了。

我们的衣服,也发生着改变:从穿“家经布”的“妈妈牌”手工缝衣,到穿上了“的确良”“东方尼”布料的成衣;从老旧款式

